



上图：张信哲在上海博物馆东馆。

我觉得OK，我可以试试看。但如果要做专辑，我觉得专辑必须真的要言之有物，有我的态度和想要分享的内容。包括我过去的情歌，每一张专辑都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感情传达诉求和故事内容。所以我觉得这是从过去到现在一直以来的训练，如果要做一整张专辑，我还是要把这个概念贯彻到底。

越到后期，我越觉得专辑有点像是我自己的生命记录，不是说人生的记录，而是在这一段期间，我对于这个世界或者说对于这个社会，对于某些事件的感知和记录，我会希望放在专辑里头。所以必须要有一个相对完整清楚的故事线来传递我的概念。那一首单曲可能就单薄了一些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新专辑中有一首歌是在上海博物馆东馆拍摄

MV的，我知道你的另一个身份是收藏家。你还出版了《玩物“哲”学》这本书，举办过《潮代：清绣的天衣无缝》《民·潮——月份牌珍稀画稿与二十世纪时尚潮流》等多项展览，收藏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？

张信哲：我其实喜欢美的东西。我的身份可能跟一般的收藏家并不太一样，我只是喜欢收集让我开心愉悦的东西。我并不一定要收藏瓷器、玉器、古画名画类传统的收藏。当然我不否认我也有这一类东西，但是它必须真的让我感受到它的美，而且看到它我会开心、快乐。所以其实我很多的收藏都是很小众的，它们跟我的生活有关，或是跟我的成长经历有关。那跟上博的联系其实从旗袍开始，我会收旗袍也是因为我的外祖母她们留下来的一

批从清代一直到民国时期的旧衣服。我外祖母她们留下来的这些旧物，是我生命轨迹的一部分，所以我才开始收集旗袍。之前也捐赠了一些旗袍给上博，因为这正是他们缺少的项目，所以才跟上博有了交流和沟通。

他们这次非常支持我的专辑，也是首次开放给歌手在里面自由拍摄。我觉得很荣幸，因为这不是谁都有机会。而且我觉得也需要一首适合的歌，我不想浪费这么好的IP。正好有这首《这世的名字》，它有书面感，这个故事可以和很多馆藏有连结，这些老东西真的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故事和名字，所以才会有这次的合作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现在还在举办未来式巡回演唱会，这张专辑是不是一张“属于”未来的唱片？

张信哲：不会，因为未来式巡回演唱会我们已经在结尾阶段了，接下来就是海外的部分。这个巡回结束之后，未来式就整个结束了。对我来说，演唱会也是另外一种音乐创作，它是带着视觉和舞台的。所以，我觉得如果还要再做演唱会的话，就不能是未来式这样的形式，它必须跟着我一起跨到下一个阶段，进入另一种境界。所以呢，接下来如果还有演唱会，肯定会有全新的规划和内容，对这个计划我们要做得周全一点。民